

世界历史研究所 学术文集

The Symposium of Institute of
World History of CASS

武寅 主编

江西人民出版社

1

世界历史研究所学术文集

The Symposium of Institute of World History of CASS

第1集

武寅 主编



江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界历史研究所学术文集(第1集)/武寅主编. —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1.12

ISBN 7-210-02495-6

I. 世... II. 武... III. 历史—文集 IV. K-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86939 号

世界历史研究所学术文集(第1集)

武 寅主编

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南昌市红星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1 年 12 月第 1 版 200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张:12.75

字数:330 千 印数:1-1000 册

ISBN 7-210-02495-6/K·280 定价:26.00 元

江西人民出版社 地址:南昌市新魏路 17 号
邮政编码:330002 传真:8511749 电话:8511534(发行部)

E-mail: jxpph@163.net

(赣人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序 言

当人们怀着对新世纪的期待,预测世界的明天时,一部以论说这个世界的昨天为内容的《世界历史研究所学术文集》与读者见面了。

《文集》首先是一部科研成果集锦,荟萃了世界历史所广大科研人员辛勤耕耘的心血结晶。在历经近 40 年的发展之后,世界历史所已经有了一支一百多人的研究队伍。研究领域包括东欧中亚史、西欧北美史、亚非拉史、古代中世纪史以及史学理论。每年都有相当数量的研究成果问世,其中既有颇具影响的学术专著,也有数目可观的学术论文。这些论文以其简明、精练、发表周期短等特点,有着学术专著所不可替代的优势。从这些论文中选出精品,汇集成册出版,不仅有利于学术界同行之间的交流,也是我所科研人员向关心世界史研究的广大读者所作的年度汇报。

其次,出版《文集》是为了加强世界历史学科建设所作的一个尝试。在科研体制改革不断深化的今天,历史学应该如何发展,史学研究的作用和特点应该如何体现,这无疑是个史学研究机构所关心并需要做出回答的问题。为回答这一问题,各种建设性的意见不断涌现,各种改革措施接连出台。我们针对世界史学科的特点,创办了这种不同于现有学术期刊的《文集》,计划每年出一集,旨在提供一个学术平台,以便更好地培养和锻炼科研队伍;集中反映本所的科研能力,展示本所的科研水平和科研质量;同时也为世

界史研究进行长时段的学术积累。我们希望《文集》能以它鲜明的时代特点,浓郁的学术气息,整齐的团队步伐,务实的精品风格,走向世界,走向未来。

最后,《文集》第一集的出版,也是对世界历史所承担的中国社科院重大课题——多卷本《世界历史》阶段性成果的一个检阅。撰写《世界历史》,在世界通史撰修领域是一个新的探索。它在编撰体例上,采取了专题与编年相结合的方式。选择的专题,涵盖了那些对人类历史进程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重大历史现象。诸专题的横向安排,力求全面地展示历史的基本面貌;每一专题的纵向展开,又遵循历史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努力做到:点面结合,使重大事件疏而不漏;点线结合,使历史脉络简而不断。它不侧重于一般的描述,而是把深入的专题研究和理论探讨作为重点,力求提出中国学者对世界历史的看法。这项浩大而艰巨的工程参加者,以世界历史研究所的研究人员为主体,包括了国内世界历史研究领域其他单位的众多专家。课题组成员呕心沥血,精益求精,在连续两年深入钻研的基础上,终于推出了第一批阶段性成果。展现在大家面前的这本《文集》,就是这批成果的一部分。我们所以这样做,是为了让学术界了解《世界历史》课题艰难的但富有成果的进展,以便对这些阶段性成果提出批评和建议。在《世界历史》重大课题全部完成以前,《文集》在每年选取优秀论文时,将以该课题的阶段性成果论文为主。

世界风云,古今通鉴。世界史研究的广阔前景和巨大作用,将不断地激励我们奋然而前行。

世界历史研究所所长 武寅
2001年9月30日

目 录

武 寅 序 言	1
于 沛 全球化和“全球历史观”	1
陈 新 “世界历史”观念在全球化经验中的境遇	18
侯云灏 新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	52
胡玉娟 古罗马等级制度中的显贵	75
徐建新 古代日本律令制国家的身份等级制	101
王 丹 对斯拉夫人发源地推论的分析	125

刘 健	
论赫梯宗教的特点	147

郭 方	
英国宗教改革(1529—1559)——从封建社会的最高权威到完全从属国家政权的专门机构	168

易建平	
部落联盟模式、酋邦模式与对外战争问题	197

康春林	
民族主义因素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世界战争起源探索	239

武 寅	
评日本近代民主制的建立	289

冯秀文	
墨西哥民主政体建设的三大战役	311

孙耀文	
社会主义是对资本主义的扬弃	325

金 海	
从罗斯福到艾奇逊——四五十年代美国对欧战略的演变	350

吴恩远	
论戈尔巴乔夫的“加速发展战略”	373

CONTENTS

Preface	Wu Yin
Globalization and “the Idea of Global History”	Yu Pei
The Concept of “World History” in the Course of Globalization	Chen Xin,
Development of Marxist History in the New Period	Hou Yunhao
The Nobility in the Hierarchy of Roma	Hu Yajuan
The Hierarchy of Status in Ancient Japan	Xu Jianxin
An Analysis of the Theories on the Origin of the Slavs	Wang Dan
The Religious Characteristics of the Hittite	Liu Jian
The English Reformation	Guo Fang
Early Regimes and External Wars	Yi Jianping
Nationalism and the First World War	Kang Chunlin
A Survey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Modern Democracy in Japan	Wu Yin
Three Major Campaign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Mexican Democratic Polity	Feng Xiuwen
Socialism Is the Sublation of Capitalism	Sun Yaowen
From Roosevelt to Acheson; The Evolution of America’s European Strategy in the 1940s and 1950s	Jing Hai
On Gorbachev’s Strategy of Accelerating Development	Wu Enyuan

全球化和“全球历史观”

于 沛

世纪之交,新千年到来之际,人们在谈论当代国际政治、经济和文化问题时,都不可避免地谈到“全球化”,全球化作为现时代的重要特征之一,成为各国人民关注的一个焦点。尽管何谓“全球化”至今也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今后也很难会有,而且人们对全球化众说纷纭,或承认,或否认;或欢迎,或反对;或赞美,或担忧,但全球化是一个客观事实和必然的趋势,已成为大多数人的共识。全球化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历史学是社会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自然也包括其中,它为历史学家提供了一个认识人类历史进程的全球视野和宏观历史思维的基础。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探讨全球历史观,对于深入理解社会发展与史学发展的关系;全球历史观的主要内容和特点,以及当代史学理论的发展趋势,都是有益的。

—

英国史学家 E.H. 卡尔说:“我们一生下来,这个世界就开始在我们身上起作用,把我们 from 纯粹的生物单位转变成社会单位。”因此,“在研究历史之前,应该先研究历史学家。……在研究一个历史学家之前,应该先研究他的历史环境和社会环境。历史学家是单独的个人,同时又是历史和社会的产物”。^[1]这样,为了认识和

研究全球历史观,首先有必要对其产生的时代作一必要的回顾和分析。全球历史观的产生和发展,和人类社会的全球化进程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个问题虽然在最近一二十年因全球化进程的加快才凸现出来,但并不等于在此之前就不存在了,只不过它作为一个过程逐渐表现出来,最初并没有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

全球化始于何时,与其说这是一个史实问题,不如说是一个理论问题。正因为如此,才日益引起人们广泛的关注。有人认为“全球化”这个概念虽然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后才广泛使用,但全球化进程可追溯到遥远的古代希腊,因为正是从那时开始,希腊古典文明开始产生了全球性的影响。还有人认为全球化的开端是和基督教的产生联系在一起的,因为《圣经》关于世界和人类的起源的论述中,阐释了整体性世界的思想。但是,更多的人认为,将 15 世纪末作为全球化的进程的开端似乎更合理。15—17 世纪欧洲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地理大发现”,它不仅为世界市场的形成开辟了道路,而且结束了世界各地的割裂和孤立状态,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开始密切地联系在一起,这样才在世界开始连成一体的基础上有了“世界的”历史,正如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说的那样:“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愈来愈扩大,各民族的原始闭关自守状态则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由此自发地发展起来的各民族之间的分工而消灭得愈来愈彻底,历史也就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马克思曾强调指出:“世界历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2〕

人类的历史首先是生产力发展的历史,“地理大发现”,特别是始于 18 世纪中叶的欧洲工业革命,使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都发生了深刻的变革,欧洲工业化进程彻底结束了各地区和民族自给自足的封闭状态,资本主义的世界市场最终形成,极大地加快了经济生活国际化的趋势。1848 年,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

宣言》中曾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3]人类在20世纪虽然经历了两次世界性的战争，但世界经济和贸易的总体规模仍在不断扩大，各国之间的经济联系也在不断地加强和深化，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更是如此。这一切表明，“作为一个概念，全球化即指世界的压缩(compression)，又指认为世界是一个整体的意识的增强。全球化概念现在所指的那些过程和行动在多个世纪里一直在发生着，尽管存在某些间断”。^[4]但是，上述所言及的内容只是与全球化问题有关，还不是本文所讨论的“全球化”。“全球化”是在20世纪中期以后才成为一个重要的概念，但它也不是无本之木、空中楼阁，我们从历史的角度审视以往的一切就不难看出，我们今天所说的“全球化”，不过是上述在历史上一直存在的社会生活国际化的继续和发展；如果我们对自远古以来人类社会历史进程进行哲学的思考，同样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

一般认为，全球化阶段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特别是进入90年代以来，以信息技术为中心的新技术革命，进一步加快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但是多年来，“全球化”始终是一个有歧义的概念。“有人认为，全球化是一种超越民族——国家的发展；还有人认为，全球化表明了由于金融资本的增加而带来的资本与劳动之间的新型对立关系，或者说熟练劳动与非熟练劳动之间的重新分离。一些人把全球化看做是世界贸易的扩张，包括南方的新兴国家(伴随跨国公司的全球化策略)，而另一些人则强调信息革命所引起的交流的扩大。”^[5]此外，还有人强调全球化是一种新的社会现象或制度，它反映了世界交流和世界市场的巨大扩展，但不像早期现代阶段那样容易直接感知。2001年1月中旬，由人民日报社、香港全球化合作基金会、信息产业部联合主办的第二届全球化论

坛在海南三亚开幕。来自中国、美国、日本、英国等十几个国家和地区的近 400 名专家学者,对全球化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慎明认为,所谓全球化,应当是指由于高新科技特别是信息技术及其产业的迅猛发展,直接推动国际贸易、跨国投资和国际金融的迅速发展和高新科技的广泛扩散和辐射,使整个世界经济空前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美国马里兰大学的厄内斯特·威尔逊教授则指出,对世界经济发展来说,全球化是一种状态,也是一个趋势、一个过程。^[6]联合国秘书长安南给论坛的贺词说:纵观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加快了经济增长、生活水平的改善、技术和管理能力的传播与提高,为个人和国家提供了新的经济机会。……全球化除了创造更大的市场外,必须被赋予更多的含义。在 2000 年 9 月举行的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上,各国领导人达成共识,今天人类所面临的主要挑战是确保全球化成为服务于所有人民的积极力量,这是世界各国共同的责任。我们必须兑现我们的承诺,只有这样,所有国家才能完全参与到新的全球经济中。跨越“数码鸿沟”需要不同成员共同努力。^[7]从上述诸多观点中不难看出一种共同的认识,即现代电子信息技术的发展对全球化已经产生了并在继续产生革命性的影响。如果说 19 世纪末出现的经济生活国际化趋势是与欧洲工业革命的完成联系在一起的,那么,全球化则同当代以信息技术为中心的新科技革命有着密切的关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们才把互联网称作是“加速全球化进程的兴奋剂”。

科技革命使大量科学成果迅速转化成生产力,强有力地推动着社会的发展,对社会历史进程所产生的深刻影响,是难以估量的。马克思“把科学首先看成是历史的有力的杠杆,看成是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8]不仅如此,科技革命还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历史思维也不例外。^[9]正因为如此,人们有理由说“全球历史观”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它是历史科学自身发展过程中的产物,但它首先是时代的产物,即是 15 世纪“地理大发

现”所开始的全球化进程延续至今,在 20 世纪下半期这一特定的历史时代的产物。只有真切地了解全球化是现时代的重要特征之一,并对其给予高度的关注,才有可能深入理解全球历史观,并借鉴其有益的内容为中国历史科学建设服务。

二

全球历史观所以要强调“全球”,是针对西欧为中心或欧美中心历史观的“中心”而言的。这种历史观大肆宣扬西欧白色人种的优越,认为西欧的历史是整个人类普遍的历史,始终是人类历史矛盾运动的中心。因此,整个世界的历史都应以西欧的历史来认识和剪裁。欧美以外诸地区、国家和民族的历史没有独立存在的价值,都是“西欧中心”或“欧美中心”的陪衬,这些地区和国家的人们,都是欧美“白种人的负担”。应该指出,西欧中心理论并不是西方史学古已有之的,早在 14 世纪初,意大利诗人但丁·阿利吉耶里在其名作《帝制论》中,就提出了世界历史是世界各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人们还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历史学家波利比阿,他认为他所撰写的历史不是“罗马”的历史,而是“世界”的历史。他在《通史》中写道:“我所叙述的历史,始自第 140‘奥林匹亚德’。……从这时候起,各国的历史开始成为一个有联系的整体:意大利、利比亚、希腊以及亚洲,各地所发生的史事都是互相影响的。而所有那些史事的发展倾向,最后是要归于统一……”^[10]只是到了 18 世纪中期,德国哥丁根学派的一些史学家最早提出了西欧中心理论。以后经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史学家兰克,法国社会学家孔德,美国历史学家海斯、穆恩、韦兰等人的发展,使其系统化。“白种人是世界历史的主角”成为西方史学中一种根深蒂固的偏见。

20 世纪初,西欧中心论开始受到挑战,1918 年,德国历史哲学家斯宾格勒在其代表《西方的没落》中,提出“文化形态史观”(或称

“历史形态学”)。他认为历史研究的单位是“文化”,并将生物学概念引入历史研究中,为人们描绘出一幅多中心、而不是以西欧为中心的世界文化图景。他认为曾出现 8 种独立的文化系统,即埃及、巴比伦、印度、中国、古典(希腊罗马文化)、阿拉伯、墨西哥和西方文化,西方文化只是其中之一。他还以此体系来代替以西欧为中心的“古代—中古—近代”世界历史体系。此后,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继承、发展了斯宾格勒的“文化形态史观”。1934—1961 年,其多卷本《历史研究》陆续问世。汤因比强调把人类历史看做一个整体进行研究,因此他同样不是以民族国家,而是从世界性的角度出发,以“文明”(或社会)作为历史研究的单位。他认为近 6000 年的人类历史发展中,有 26 种文明(或社会)得到了发展,西方基督教文明只是其中之一,此外还有 5 种停滞的文明,以及一些流产的文明,等等。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战略力量的深刻变化导致了雅尔塔体系的建立,其核心内容是苏美两极格局代替了以欧洲为中心的多极均衡格局。另一方面,战后分裂的欧洲经历了重建和繁荣时期,克服了 70 年代中期至 80 年代中期的危机,逐渐出现了一体化的趋势;亚洲非洲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发展,使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瓦解,诞生了一系列民族民主国家,并在世界上日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联合国不再限制接受新会员国,国际政治经济的联系空前密切。1989 年东欧发生了巨变,1991 年苏联解体,两极格局瓦解,使雅尔塔体系不复存在。正是在雅尔塔体系建立并在建立后又逐渐告别这个体系这一复杂的社会背景下,“全球历史观”在 50 年代西方各种重构世界史的潮流中为人们所关注,而 80 年代以来全球化趋势的加快,则使其进一步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英国史学家 G. 巴勒克拉夫在其论文集《处于变动世界中的史学》(1955 年)中,最先明确提出这个问题,以后又在《当代史导论》(1967 年)、《当代史学主要趋势》(1978 年)、《泰晤士世界历史

地图集》(1978年)等著述中对其作了进一步阐释。他认为:主要从西欧观点来解释历史已经不够了,因此西方史学需要“重新定向”,史学家应该“从欧洲和西方跳出,将视线投射到所有的地区和时代”。^[11]他认为“今天历史学著作的本质特征就在于他的全球性”,世界史研究的重要任务之一是“建立全球的历史观——即超越民族和地区的界限,理解整个世界的历史观”。^[12]这样才能抛弃西欧中心论的偏见,“公正地评价各个时代和世界各地一切民族的建树”^[13]。他特别强调考察世界历史进程时,应该有“全球性眼光”,因为世界史不仅仅是世界各地史的总和,若将其分割再分割,就会改变其性质,正如水一旦分解成它的化学成分,便不再成其为水,而成了氢和氧。在《当代史导论》中,他首先从“结构的变化和本质的区别”入手阐释了当代史的本质。他说:“当代史的一个显著的事实是,即它是世界史,而不是某些地区的历史。因此,如果我们不采用全球性的眼光,就不能够理解塑造世界史的诸种力量。这意味着,采用全球性的眼光并不仅仅是通过增强论述欧洲以外地区事物的章节来补救我们关于当代史的传统观点,而是对有关整个世界格局的各种传统看法和论断予以重新审视与修正。”面对美洲、非洲、中国、印度和其他欧洲之外地区的历史已经发生的重大变化,“再用传统的历史发展模式来解释显然已不合时宜,因此有必要提出新的整体历史格局来取而代之”。^[14]在他看来,对以西欧中心论为核心内容的传统史学修修补补是无济于事的,因此他在《当代史导论》中,对“现代”和“当代”进行了全新的解释,将19世纪最后10年作为“现代”向“当代”过渡的重要年份,并明确反对突出“西欧中心”的“上古—中古—近代”或“地中海时代—欧洲时代—大西洋时代”的历史叙述方法。《当代史导论》充分体现了他的“全球眼光”,以及与之相联系的新的历史视野和新的历史评价标准。他从科学和技术进步的冲击,作为新世界催化剂的工业制度和帝国主义;相形见绌的欧洲,人口因素的重要意义;

从欧洲均势到全球政治时代,朝向全球联系的局势的演变;从个人主义到大众民主,技术社会中的政治组织;对西方的反抗,亚非对欧洲霸权主义的反应;观念的挑战,共产主义理论和苏联的范例的影响,以及当代世界的文学和艺术等方面,论述了当代世界的历史,全球的历史。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以后,西方有多种在不同程度上体现了全球历史观的著作问世,G. 巴勒克拉夫认为,其中以美国历史学家 L.S. 斯塔夫里阿诺斯和 W.H. 麦克尼尔的著作最为著名。因为他们的世界史著作所体现的全球观点,特别是 L.S. 斯塔夫里阿诺斯与 G. 巴勒克拉夫的观点相近或不谋而合。实际上,他们的学术思想相互渗透、相互影响,共同丰富和完善了全球历史观的思想。

美国历史学家 L.S. 斯塔夫里阿诺斯的两卷本《全球通史》(1970—1982年),一改以西欧和北美为中心的传统取向,从“全球历史观”出发,描述了1500年以前和1500年以后的全球文明,就建立一种崭新的世界史体系进行了有益的尝试。作者在第一章首先强调“本书是一部世界史,其主要特点就在于:研究的是全球而不是某一国家或地区的历史;关注的是整个人类,而不是局限于西方人或非西方人。本书的观点,就如一位栖身月球的观察者从整体上对我们所在的球体进行考察时形成的观点,因而,与居住在伦敦或巴黎、北京或德里的观察者的观点判然不同”。^[15]作者所以强调1500年是一个重要的年代,意在说明“1500年以前的各人类社会均处于不同程度的彼此隔离的状态之中”。而“1500年以后,由于人类的通讯联系日渐加强、交通工具不断发达,整个地球以加速度日渐缩小,现在,竟被人们称为‘宇宙飞船式的地球’或‘地球村’”。^[16]因此,“1500年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重要转折点。我们可以拿哥伦布和宇航员进行比较:前者抵达圣萨尔瓦多,打破了地区间彼此隔绝的束缚;后者登上月球,打破了行星间彼此隔绝的束缚”,^[17]这样,由于地区的历史开始成为全球的历史,便导致了新